吳中金石新編

六

賞曰盛事也不可無紀於是令與主奉數過丘園以記
為請予惟文正公之高風大節彌兩間而冠百世者登
諸國史載諸郡乘而雜出於譜傳紛播於品題者不可
勝書至今庸人孺子一聞公名皆知敬仰故其平生所
至存有生祠沒有廟祀者不約而同於以見秉彛好德
之誠不以古今彼此而有間也况公父母之邦精神手
澤所在則凡生於斯仕於斯者有不加之意乎是宜賢
監司良守令之用情於是也第顯晚生末學淺見寡聞

不能加毫末以光盛事爲歟然嘗聞之記者取記其事實信令傳後不失其真乃可故敢原其始末畧其彌文而爲之直書云侍御公名魁字士元髙唐人戴公名仁字以德句容人郡侯名瑀字汝器蠡吾人皆以進士歷顯榮所至有聲不係諸此不書

新修道山亭記　黎擴

蘇爲南圻大郡其學制之雄麗池圃之幽邃尤爲江南諸學之冠尊經閣西數步有小丘焉隆然而起髙約四

五丈廣約畒有畸其趾三方浸以大池意其初必因鑿池累土而成殆有類乎道家所謂蓬萊方壺者故名之曰道山繞山上下羅植松栢雜木陰欝森聳干雲蔽日登其巔可以盡得一城内外之景也國朝宣德間南昌況公鍾受勑知蘇始作亭於上四隅之柱以石四面之窓以鈗深廣各二十尺崇比廣而減四之一焉翼然奇偉之觀師生於勤學之隙得為游息之所後將三十年亭日就壞雖更數守咸莫介意幸而去年夏得四明姚

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為盜暴則去而為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於家者為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法置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彊大諸侯欲圖得志相與毀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然尚踰數百年而後絶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得其道者

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軌也皇上奮然懲前代之弊欲使海内之民皆霑沐禮義大設學舍以教之此與先王之心何異則成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爲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吳巨族人人皆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之民使咸知尚禮義恥犯法如成周時蓋將始於今乎姑刻其事以俟

大場鎮重修義塾記 王直

不可無以宣布上德以昭示悠久請大都督府照磨馬
嗣能徵濂著銘鏡諸樂石濂惟夫為婦天大倫之攸繫
故士昏禮有云下達納采用鴈釋者曰取其不再偶也
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道
貞而天下可得而治矣聖王在御持化機而制六合襃
加貞節所以化行四方作新斯民者也濂待罪國史法
當備載其事復繫之以銘銘曰聖人御極惇敘天彝弘
敷大訓隂執其機樹之風聲何物不動管攝人心邇遐赴

則匪人不聽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
以去數從人問消息比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者有子
可謂無更嫁也今子俘矣無論死藉令生歸亦不可望
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為去留者哉
終不聽又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驚喜且泣曰姚
氏有後矣我死亦無憾後八年里耆列其狀上於縣若
府監察御史為營實以聞制下旌其門為節婦之門則
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婺居且三十四年年已六

請於朝乃被綸音旌其閭里苦節之報庶其在是昔視其門門則以席今過其門門有棹楔棹楔巍巍龍光有耀匪爾之私俾世視傚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曷圖婦道不虧尚軫聖意臣節彈竭有不寵異刻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清芬以詔後昆

朱孝子旌門記　吳寬

論天下户口莫庶於蘇郡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郡之大者乎今朝廷有大慶頒恩詔輙令有司具

無憂而我輩幸當太平之世以時游衍而兼有詩酒賡
酬之樂然則斯集之雅蓋前此所未有也不可以不志
翁乃起而謝曰然哉吾聞君子而有道也其憂以人其
樂以天未聞以詩酒也以詩酒爲樂者世之流連光景
者所爲耳君子而樂乎詩酒雖時有之豈其心哉是故
居廟堂而憂民處江湖而憂君以人而然也簞瓢陋巷
而樂不改蔬食水飲而樂在中以天而然也以人者有
時而不樂以天者無往而不樂若夫居士優老而歸暮

馬跡東可十里為杜圻南夫椒夫差敗越處也與夫椒對峙而差小者小椒西北錢堆有峩冠立者獨山若二岏可凭者大岏小岏若雙凫欲止者二鴨若老人磬折相向者大墮小墮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游林屋洞詩序　王鏊

包山之西有洞焉曰林屋廣可坐數十人石皆谽谺中空紺碧深翠夏則涼冬則燠雨入則晴晴則陰森若欲雨者正東有石横道匍匐可入入則豁然大明行數里

有石牀石鉦金庭玉柱柱之上有字曰隅凡相傳吳王嘗遣入窮其境數日乃出宣州世莫知其然不而故武功伯徐公嘗至玉柱之側見隅凡字云弘治十三年三月水部郎中傅君曰會以治水至山中公暇約予同遊予以治任北上不及偕君游之明日以詩寄予曰奇矣奇矣乃作亭於洞之口使游者憩焉予生長山之東於所謂林屋洞者嘗一至其處其於所謂隅凡者志欲一詣焉以驗其然不而竟未之能也物有近而難至者豈

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為埋没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俟以為然於是吳縣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倫相與督役夫曳至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為名之曰廳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閧然足跡不絶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為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人猶且揚之況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其有功於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

姑蘇之西不一舍而近有石湖可千餘頃岸左右皆居人雜植桃柳梅竹其下匝水率蒲荷菱芡之屬中涵澄波猶氷鑑然沙鳥風帆出没往來無虛時具區横其南良田沃壤綿其東越來溪絡其北層巒叠巘環其西背具區行數十里至湖西而止峙為三峯盤旋如盖由山麓抵絶頂可三里晉支遁嘗棲其上唐因建梵宇曰楞伽後立浮屠岌岌撑太虛若欲飛動前闢小殿列為神像者五自前代時城内外暨村落百餘里間男女稚耋

當春夏月遠近各相率舟行載酒殽雜樂戲具徒行秉馬驢竹兜競以壺榼食器自隨或登岸以樂神日肩摩跡接畢則宴遊以樂太平逮今如之今年春正月余奉詔理水是郡偕吳縣判簿濟陽江君率民循行田間築堤防疏壅障遏奔激夙夜從事罔敢息舟常過之未暇一登覽二月既望行次湖上適以風波遂輟棹登岸君曰今省農幸周水之汩田他鄉者已漸縮惟濱湖斂否莫覩盍相與凭高覽之遂登峯之巔四顧其下田向所

中立石斲大士像前為小軒尤奇因少憩俄見樹杪懸
一蛇可三四尺色蒼碧初疑為蔓童子以礫擲之輒昂
首空中騰及他枝而去老僧以為異云至亭下有碑刻
石湖二字字盈尺其兩間璽文一曰御書之寶小字三
曰賜成大具有表文乃知宋人范成大當孝宗朝為參
政乞歸老石湖故有是賜表則其上謝者按蘇州志載
公以文學政事著名其歸老於斯園堂亭樹遊樂之所
非一湖因之以稱今遺趾漫不可考獨湖北數里山曰

丹光煜煜然邇年井且蘼莫知其所周尊師玄真窮日
力尋獲之重加以甓作亭覆其上時皇明洪武元年也
然仙家鍊丹必以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今海虞者㑺
蘼而新治豈玄學復興之徵歟銘曰太陰委精自天一
融而為液養萬物神丹浴之赤如日有夫玄巾發我室
雙禽衡霞飛淉淉靈泉重噴甘逾蜜飲焉壽與天地畢

遊郡西諸山記　都穆

弘治己酉秋九月甲戌予與客汎舟將徧遊呉郡西諸

山客曰虎丘之勝甲吳下且密邇闤闠遊必自虎丘始予諾焉亭午至山下觀憨憨泉泉為人投瓦礫塞之將泥不食從石旁上東山廟即短簿祠中麗然雜以土偶有老僧方閉關坐穴中與語頗可聽下東山北行登千人石旁有古木根出如蟠虬一本而為幹者三經清遠道士放鶴澗澗洄灌莽生焉後人亭其上既而登五聖臺僧供茗命前導西南行至一菴甚幽寂蓋宋和靖書院舊址也悵惋久之南行沿小溪復上千人石度石梁酌陸

者清獻母張夫人也晉言清獻父死海上張氏年甫三
十七抱清獻入覲時清獻生才三歲元主恐張氏二志
命殿前祝髮爲比丘尼賜號無爲大師住吳中妙湛禪
寺出門讀草間碑碑凡三其一無爲大師塔銘鄧文原
撰午還朱氏壬午復經彭山堰行八九里艤舟又二里
至秦餘杭山夾道松如步障上六百步息足僧舍復二
百三十步至大石下有泉二泓其一爲雲泉石錯互若
頪頷齗齶從其後視之又若狻猊卬首尻下其前嚳石

尊俎間莫不目飽意滿充然有得而忘其疲其慶幸不既多乎遂次第筆之啟好遊者

郎官栢詩序 金問

蘇之崑山古之婁縣也地大物盛為今圻內望邑按郡志城本吳子壽夢所築山在城中而石多似玉因以得名自昔靈區奥壤紺園琳宇環布其下傳歷滋久完葺弗繼則委頓於荒烟野草之間至若名人達士高墳大冢皆歷歷在望仁人孝子於其先其封樹等威禮所得

甫使無生植則亦魯邦之培塿耳而詩人詠之萬方誦之千古之下傳之者豈徒然哉然則延齡之德與兹山
兹栢同於不朽者寧不本於諸君子之言乎

三高祠議　丘霽

蘇郡吳江縣有宋時所建三高祠祀越范蠡晉張翰唐陸龜蒙蓋取其功成身退扁舟五湖駕秋風而思蓴鱸逸江湖而召不起皆不溺於功名富貴脫然高隱清風峻節可以風士習勵貪饕而不知止者是有益於風教

已於義裁之蠡亦胥之讐豈可同祀於吳地耶宋之建
祠元之增修本朝載在祀典范成大亦嘗為記時未質
以吳之遺民忘恥祀讐之事故因循數百年未釐正者
無乃反傷於風教耶余叨守郡因閱祀典至三高祠缺